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別集類
廿四

明

130
98

12
130
98

九十六



1128
1330
98

東山學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二十四

別集類二十四

一峯集十卷

浙江汪汝璠家藏本

明羅倫撰倫字彝正別號一峯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釋褐甫三月以疏劾大學士李賢謫泉州市舶副提舉明年詔還復原官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退居金牛山授徒講學以終事蹟具明史本傳倫與陳獻章稱石交然獻章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 別集類二十四

所錢支
有物那

以超悟爲宗而倫篤守宋儒之途轍所學則殊明
儒學案云倫剛介絕俗生平不作合同之語不爲
軟與之行凍餒幾於死亡而無足以動其中庶可
謂之無欲今覽其文剛毅之氣形於楮墨詩亦磊
砢不凡雖執義過堅時或失於迂闊又喜排疊先
儒傳註成語少淘汰之功或失於繁冗然亦多心
得之言非外強中乾者比也後載夢稟二卷記夢
之詞至三百餘首隱約幻渺幾莫測其用意所在
亦文集中罕見之體以其人足重故得附本集以

傳今亦姑仍舊本錄之焉

篁墩集九十三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程敏政撰敏政有宋遺民錄已著錄是集爲敏
政所自訂據千頃堂書目尙有外集十二卷別集
二卷行素稟一卷拾遺一卷雜著一卷今皆不在
此編中疑其本別行也敏政學問淹通著作具有
根柢非游談無根者比特以生於朱子之鄉又自
稱爲程子之裔故於漢儒宋儒判如冰炭於蜀黨
洛黨亦爭若寇讎門戶之見旣深徇其私心遂往

往傷於偏駁如奏考正祀典欲黜鄭康成祀於其鄉作蘇氏檇杙以鍛鍊蘇軾復伊川九世之讎至今爲通人所詬厲其文格亦頗頽唐不出當時風氣詩歌多至數千篇尤多率易求其警策者殊稀然明之中葉士大夫侈談性命其病日流於空疎敏政獨以雄才博學挺出一時集中徵引故實恃其淹博不加詳檢舛誤者固多其考證精當者亦時有可取要爲一時之碩學未可盡以蕪雜廢也其集名曰篁墩者考新安有黃墩爲晉新安太守

黃積所居子孫世宅於此故以黃爲名自羅願新安志朱子文集所載皆同敏政乃稱黃本篁字因黃巢而改遂稱曰篁墩爲之作記且以自號其說杜撰無稽然名從主人實爲古義今亦仍其舊稱焉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錄已著錄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卽其原疏考元夕張燈未爲失德詞臣賡韻亦有前規而反覆力爭近乎

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平生清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踰尺寸不屑爲浮夸表暴之談在明代諸儒尤爲瀟灑明史本傳稱或諷之爲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及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爲詞章固非蠟

貌梔言者所可比爾

莊定山集十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莊景撰景字孔暘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官至南京禮部郎中事蹟具明史本傳景官檢討時以不奉詔作鰲山詩與章懋黃仲昭同謫淪落者垂三十年世頗推其氣節惟癖於講學故其文多闡太極圖之義其詩亦全作擊壤集之體又頗爲世所嗤點然如病眼詩殘書楚漢燈前壘草閣江山霧裏詩句楊慎亦嘗稱之其他如山隨病起青逾

峻菊到秋深瘦亦香土屋背牆烘野日午溪隨步
頷和風碧樹可驚遊子夢黃花偏愛老人頭酒瓊
漫傾剛月上釣絲纔颺恰風和諸句亦未嘗不語
含興象蓋其學以主靜爲宗故息慮澄觀天機偶
到往往妙合自然不可以文章格律論要亦文章
之一種警諸釣叟田翁不可繩以禮貌而野逸之
態乃有時可入畫圖錄之以備別格亦論唐詩者
存寒山子集之意也

未軒文集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錄一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黃仲昭撰仲昭有八閩通志已著錄是集爲其
門人劉節所編凡文六卷詩五卷詞一卷而以碑
文墓誌銘附之仲昭官編修時與章懋莊景竝以
疏爭元宵煙火事廷杖謫官當時有翰林三君子
之目後懋與景竝以聚徒講學爲事而仲昭獨刻
意紀述八閩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南平縣志
興化府志皆所編錄故楓山定山之名滿於天下
仲昭幾爲所掩然三人氣節相同居官清介相同
文章質實亦略相同未可以仲昭篤志勵行不作

語錄遂分優劣於其間也林瀚作仲昭墓誌稱其
作為文章渾厚典重無艱深聱澆之語鄭岳莆陽
文獻傳亦稱其有未軒集若干卷文詞典雅今觀
其集雖尚沿當日平實之格而人品既高自無鄙
語頡頏於作者之間正不以坦易為嫌矣

醫閭集九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賀欽撰欽字克恭其先浙之定海人以戌籍隸
遼東義州衛登成化丙戌進士授戶科給事中謝
病歸宏治初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歿乃上疏

懇辭服闋遂不復出事蹟具明史儒林傳此編乃
其子士諮蒐輯遺藁竝生平言行都為一集前三
卷為言行錄四卷至七卷為存藁皆雜文第八卷
為奏藁第九卷為詩藁以欽常讀書醫無閭山自
號醫閭山人因以名集欽之學出於陳獻章然獻
章之學主靜悟欽之學則期於反身實踐能補苴
其師之所偏嘗言為學不在求之高遠在主靜以
收放心而已故集中所錄言行皆平易真樸非高
談性命者可比而所上諸奏疏亦無不通達治理

確然可見諸施行在講學諸人之中獨爲篤實而
純正文章雖多信筆揮灑不甚修詞而仁義之言
藹然可見固不必以工拙論也

翠渠摘彙七卷補遺一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周瑛瑛有書纂已著錄所著詩文集曰翠渠
類彙此本乃其門人林近龍所選錄故曰摘彙鄭
岳撰瑛傳稱其文章渾成雅健詩格調高古瑛亦
嘗作絕句云老去歸平澹時人或未知則其自命
不在以繁晉縟節務諧俗耳矣朱彝尊明詩綜鄭

王臣莆風清籟集竝載瑛履霜操樂府其言怨而
不怒足正昌黎之失此集中乃未收之或近龍去
取失當誤佚之歟未附說三篇序一篇詩十八首
共爲一卷乃康熙戊子其七世孫維鑣於家乘中
鈔出以補摘彙所遺者然冠以鄭岳所撰傳其八
世孫成又於雍正壬子求得瑛自撰誌銘補錄於
後又列於題跋之中均乖編次之體張詡作陳獻章
行狀稱瑛爲獻章門人而成跋力辨其非以二人
之集考之蓋始合而終睽者詡與成之說皆各執

其一偏明史儒林傳亦稱瑛始與獻章友獻章之學主於靜瑛不然之謂學當以居敬為主云

家藏集七十七卷

兩淮鹽政探進本

明吳寬撰寬字原博號匏菴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官至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諡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集爲寬所自訂李東陽王鏊二序皆稱詩三十卷雜文四十卷總爲七十卷今此本詩目相同而文集實多七卷又附以補遺文六篇後序亦稱寬子中書舍人爽蒐閱笥橐得詩三十卷文

四十七卷與前序頗不合疑七十卷以上乃寬原編而其後七卷則出爽等所附益也寬學有根柢爲當時館閣鉅手平生學宗蘇氏字法亦酷肖東坡謙素流傳賞鑒家至今藏弄詩文亦和平恬雅有鳴鸞佩玉之風朱承爵存餘堂詩話極稱其雪後入朝詩雖非高格至謂其詩格尙渾厚琢句沈著用事典切無漫然嘲風弄月之語則頗爲得實以之羽翼茶陵實如驂之有靳至其作史彬墓表稱其以力田拓業代爲稅長而不載有從建文君

出亡之事後人因據以正致身錄諸書之譌是九
可以資考訂矣

歸田橐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謝遷撰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
授修撰官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諡文正事
蹟具明史本傳遷之在內閣也與劉健同心輔政
史稱其秉節直諒見事明敏天下稱為賢相其文
集全橐嘉靖中倭亂被燬此集乃其致仕以後及
再召時所作自題曰歸田橐以授其子至者也

國朝康熙中其七世孫大名府同知鍾和復加釐輯
梓而傳之集中奏疏類多晚年陳謝之作凡在朝
時嘉謨讜論均已無存卽史所稱請罷選妃嬪禁
約內官諸疏亦不在其閒則其散佚者當復不少
然遷當歸里以後正劉瑾焦芳等挾怨修卻日在
危疑震撼之中而所作詩文大抵詞旨和平惟倦
倦寄江湖魏闕之思老臣憂國退不忘君讀此一
編已足以知其忠悃矣

震澤集三十六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

別集類二十四

九

明王鏊撰鏊有史餘已著錄鏊以制義名一代雖鄉塾童稚纔能誦讀八比卽無不知有王守溪者然其古文亦湛深經術典雅迥潔有唐宋遺風蓋有明盛時雖爲時文者亦必研索六籍汎覽百氏以培其根柢而窮其波瀾鏊困頓名場老乃得遇其澤於古者已深故時文工而古文亦工也史稱鏊上言欲仿前代制科如博學鴻詞之類以收異才六年一舉尤異者授以清要之職有官者加秩數年之後士類濯磨必以通經學古爲高脫去諛

間之陋時不能用又稱鏊取士尙經術險詭者一切屏去宏正閒文體爲一變則鏊之所學可知矣集中尊號議昭穆對大旨與張璠桂萼相合故霍韜爲其集序極爲推挹至比於孔門之游夏未免朋黨之私然其謂鏊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則固公論也其河源考一篇能不信篤什所言似爲有見而雜引佛典道書以駁崑崙之說則考證殊爲疎舛此由明代幅員至嘉峪關而止輶車不到之地徒執故籍以推測之其影響揣摩固

亦不足怪矣

鬱洲遺稿十卷

兩江總督
採巡本

明梁儲撰儲字叔厚號厚齋晚號鬱洲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諡文康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其子次挹所編初名鬱洲集香山黃佐爲之序後其孫孜官中書舍人從內閣錄其奏疏補入集中釐爲十卷故名曰鬱洲遺稿卽此本也儲歷事三朝當武宗末造正杌隍不甯之時乃能嶽嶽懷方彌縫匡救集中所載奏疏如

武宗自封鎮國公則上疏力阻許給秦王關中間田爲牧地則草敕時爲危言以動聽事遂得寢又力請回鑾疏至八九上無非惓惓忠愛之忱雖辭乏華映而義存規諫亦可云古之遺直矣胡維霖墨池浪語乃引楊慎之言謂明通紀一書乃儲弟梁億所撰故以不草威武大將軍敕歸之於儲其實寫威武大將軍敕者儲也內閣有敕書彙簿綴撰文者姓名何可誣也云云其說獨異然彙簿果存不應終明之世無一人見而言之明史本傳亦

無明文置之不論可也至於集中詩文寥寥無幾
體格亦不甚高黃佐序稱其生平著作多不存稟
蓋非其注意之所在云

見素文集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十二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林俊撰俊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
士官至刑部尚書諡貞肅事蹟具明史本傳俊始
以糾權璫遠謫及撫江右則抗逆藩撫西蜀則平
巨寇爲宏正間名臣晚年再起斷斷持正卒以不
附合張璉桂萼致歿後削籍葬以士禮尤見後凋之

節所著詩文張詡序謂俊致仕之時手編成集者
五十餘卷此本文二十八卷奏疏七卷續集詩文
十二卷兼及其起廢以後所作併附以遺疏四首
與詡序不符蓋已出後人裒輯非俊自編之原本
也俊爲文體裁不一大都奇崛博奧不沿襲臺閣
之派其詩多學山谷後山兩家頗多隱澀之詞而
氣味頗能遠俗奏議分兩曹外臺內臺西征起輔
新政秋臺六稟無不委曲詳盡通達事機平生經
略此足見其大凡矣又案王鳳靈續集序稱俊原

有詩集十四卷此本無之別有西征集凡詩歌二百二篇跋二篇賦一篇書二十二篇祭文二十四篇序四篇記五篇亦不以詩為一集觀其孫則祖跋稱重梓是書而詩集尙闕是當時本未同刊故流傳頗尠今仍其原第著錄云

古城集六卷補遺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吉撰吉字克修號翼齋又曰默菴又曰怡窩晚乃自稱曰古城餘干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貴州左布政使是編第一卷為三朝奏議第二卷為

陸學訂疑第三卷為貞觀小斷第四卷為文略第五第六卷為詩末有補遺皆雜文明至正德初年姚江之說興而學問一變北地信陽之說興而文章亦一變吉當其時猶兢兢守先民矩矱高明不及王守仁而篤實則勝之才雄學富不及李夢陽何景明而平正通達則勝之且為工部主事時則盡言直諫忤武宗謫官為廣西布政使時又以不肖納賂劉瑾貶秩而為肇慶府同知時力持公議培擊柳璟願與都御史秦紘同逮卒白其冤尤人

情所難以剛正之氣發爲文章固不與雕章繪句同日而論矣

虛齋集五卷

浙江巡撫探進本

明蔡清撰清有易經蒙引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清虛齋文集五卷與此本合蓋正德間葛志貞所輯林俊爲之序其後黎棗漫漶清族孫廷魁復爲重刊而益以補遺附錄分爲八卷然所增不過手簡墨蹟本無關輕重而史乘傳贊之作一概附入尤多冗濫固不若原本之持擇有要矣清學以窮

理爲主篤守朱子之說其讀蜀阜存彙私記中謂朱陸俱祖孔孟而門戶不同然陸學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不免爲偏安之業其宗旨所在可以概見然其易經蒙引於朱子之解意有未安者亦多所駁正不爲苟合是其識解通達與諸儒之黨同伐異者有殊故其文章亦淳厚朴直言皆有物雖不以藻采見長而布帛菽粟之言殊非雕文刻鏤者所可幾也明史本傳稱清在吏部因王恕訪以時事清上二札一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

十餘人恕皆納用今檢其札乃不見集中即蔡廷魁增緝之本亦復不載蓋清不欲居功已諱而削其橐矣其斯為醇儒之用心歟

容春堂前集二十卷後集十四卷續集十八卷別集九

卷

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邵寶撰寶有左臚已著錄寶舉鄉試出李東陽之門故其詩文矩度皆宗法東陽東陽於其詩文亦極推獎當寶以侍郎予告歸東陽作信難一篇以贈稱其集出入經史蒐羅傳記該括情事摹寫

景物以極其所欲言而無冗字長語辛苦不怡之色若欲進於古之人且以歐陽修之知蘇軾為比其心之相契如此然東陽所見祇有前集其後集續集別集則寶後所續編東陽弗及觀也今統觀四集其文邊幅少狹而高簡有法要無愧於醇正之目明史儒林傳稱其學以洛閩為的嘗曰吾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其文典重和雅以李東陽為宗而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殆非虛美其詩清和澹泊尤能抒寫性靈顧元慶夷白齋詩

錢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
話極稱其乞歸終養上疏不允一篇謂其感動激發最爲海內傳誦蓋其真摯不可及云

羅圭峯文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探進本

明羅玘撰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文苑傳玘以氣節重一時其乞定宗社大計二疏及上李東陽書皆言人之所難言其文規撫韓愈夏竦獨造多抑掩其意迂折其詞使人思之於言外陳洪謨序稱聞其爲文必嘔心積慮至扃戶牖或踞木石

隱度逾旬日或逾歲時神生境具而後命筆稍涉於萎陋詘誕之微雖數易橐不憚蓋與宋陳師道之吟詩不甚相遠其幽渺奧折也固宐而磊落嶽崎有意作態不能如韓文之渾噩亦緣於是殆性耽孤僻有所偏詣歟然在明人之中亦可謂爲其難者矣明制以翰林教習宦官謂之內館據玘所作白江墓碑蓋嘗充是任者故集中諸文爲宦官作者頗多雖玘之風概可以其諒於後世然其爲微瑕不止陶集之間情顧一一錄之是所不可解

也因樹屋書影稱玘集一刻於盱眙再刻於南國
子監又有武進孫氏本今皆未見據此本所敘則
初刻於常州再刻於荊州版皆佚嘉靖五年陳洪
謨得荊州本六卷又得續集二卷奏議一卷彙而
重刊後其鄉人黃端伯又於玘曾孫寬處求得逸
藁合原集編為三十卷是其集輾轉增入已非其
舊茲數篇者毋乃端伯所增入歟此本為康熙庚
午玘八世從孫美才所刊編次頗無體例如文以
壽文為冠而以奏議列雜著後詩亦以壽詩為冠

而名之曰古樂府又以詞置賦之後詩之前皆為
顛舛其凡例第二條云集中詳加評綴凡有資舉
業者聯圈標出所見如是則其失於刊削以多為
貴亦宜矣

吳文肅公摘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吳儼撰儼字克溫宏興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
南京禮部尚書諡文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正德初
儼主順天鄉試以為臣不易命題為劉瑾所怒以
飛語罷去瑾誅乃復進用其程文今在集中史稱

劉瑾聞儼家多貲遣人陷以美官儼峻拒之瑾怒會大計羣吏中旨罷儼官卽其事也其集初藏於家至萬歷甲申其孫士遇始刊版同邑王升武進莊煦及其仲孫達可爲刪而存之故名曰摘橐儼當何李未出以前猶守明初舊格無鉤棘塗飾之習其才其學雖皆不及李東陽之宏富而文章局度春容詩格亦復嫻雅往往因題寓意不似當時臺閣流派浴爲膚廓雖名不甚著要與東陽肩隨亦足相羽翼也

熊峯集十卷

直隸總督探進本

明石瑄撰瑄字邦彥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隱改諡文介事蹟具明史本傳瑄出李東陽之門東陽每稱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惟瑄一人皇甫汈嘗刪定其集爲四卷歲久版佚

國朝康熙丁未餘姚孫光焄爲藁城知縣得別集遺橐於其家爲合而重刊之嗣聞真定梁清標家有其全橐乃購得續刊其爲十卷卽此本也自一卷

至四卷爲詩五卷六卷爲文七卷至九卷又爲詩
十卷又爲文蓋刊版已定不能依類續入故其體
例叢脞如是也珣詩文皆平正通達具有茶陵之
體故東陽特許之當北地信陽駸駸代興之日而
珣獨堅守師說屢典文衡皆力斥浮夸使粹然一
出於正雖才學皆遜東陽而湜湜持正不趨時好
亦可謂堅立之士矣

立齋遺文五卷

浙江汪汝璪家藏本

明鄒智撰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

人時萬安方倚內官怙權智上公車時道過王恕
卽立志欲發其姦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會星變
遂上疏擊安及劉吉尹直三大學士兼劾中官雖
畱中不報而姦黨銜之次骨乃借他事羅織下詔
獄將擬死刑彭韶力持之得謫廣東石城千戶所
吏目卒於官年僅二十六事蹟具明史本傳金祺
作智墓誌稱所著有立齋集藏於家考集中初到
石城詩第二首後有其友人順德知縣吳廷舉附
註記智自改定中四句事未有附載寄吳獻臣一

書失其姓名論刻集及作序事則集爲廷舉所編
次刊刻此本前有什邡縣訓導李廷樑序稱舊版
佚闕案臺李公芳麓重梓蓋天啟乙丑所刊也凡
奏疏一卷雜文三卷詩一卷附錄一卷智疏劾權
姦直聲動天下然於君國之間纏綿篤摯至死不
忘無一毫怨尤之意其在獄詩有云夢中不識身
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其辭朝詩有云雲韶聲靜
拜彤墀轉覺嬋媛不自持罪大故應誅兩觀網疎
猶得竄三危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

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竟何悲與明季臺諫
務以矯激沽名者相去萬萬故詩文多發於至性
不假修飾之功雖閒傷樸遯而真氣流溢其感人
者固在文字外矣

西村集八卷附錄一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史鑑撰案憲宗孝宗時有兩史鑑其一長洲人
宏治己未進士見太學題名碑其一吳江人字明
古號西村隱居不仕卽撰此集者也鑑畱心經世
之務三原王恕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訪以

時政鑑指陳利病恕深服其才以為可以當一面
所著詩四卷文四卷嘉靖閒其孫周裒而刊之以
墓表及諸人哀挽之詩附於後周用盧襄各為之
序其文究悉物情練達時勢多關於國計民生而
於吳中水利言之尤詳第五卷皆明初諸人列傳
敘次簡明疑其欲為野史而未就也其詩亦落落
無俗韻惟古詩不知古音所註叶韻多謬誤文申
祭徐有貞文及文後跋一篇以私恩之故為力辨
奪門一事未免曲筆耳案王士禎香祖筆記曰吳

江門人徐翰林電發

案電發乃檢
詞徐欽之字

寄西村集二十

八卷其鄉前輩史鑑明古著也集中有曾祖文質

府君行狀

案文質乃
史彬之字

祇言洪武中縛貪吏詣闕事

無一語及靖難集是陳繼儒仲醇選云云是鑑集

本二十八卷此本八卷尚非完帙然今未見繼儒

所選本故仍以此本著錄而附載其卷帙之異同

備考證焉

胡文敬公集三卷

副都御史黃
登賢家藏本

明胡居仁撰居仁有易像鈔已著錄居仁本從吳

大正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

集部 別集類二十四

五

欽定四庫全書
與弼遊而醇正篤實乃過其師遠甚其學以治心
養性為本以經世宰物為用以主忠信為先以求
放心為要史稱薛瑄之後惟居仁一人而已居仁
病學者撰述繁蕪嘗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
可不作故易傳春秋傳外於經書皆不輕為之註
講授之語亦惟居業錄一編詩文尤罕是集乃其
門人余祐網羅散失而成雖中多少作然近裏著
已皆粹然儒者之言不似吳與弼書動稱夢見孔
子也

小鳴橐十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明秦王朱誠泳撰誠泳號賓竹道人太祖五世孫
也宏治元年以鎮安王襲封十一年薨諡曰簡明
史諸王列傳稱誠泳性孝友恭謹嘗銘冠服以自
警所著有經進小鳴集案朱彝尊詩話稱王年十
齡嫡母陳妃以唐詩教之日記一首嗣位後日賦
一篇三十年廢閒案誠泳襲爵僅十一年此云三
十年當併其初封鎮安王時言
也既薨紀善晟校刻其詩嘉靖初王孫定王維
焯表上之詔送史館史稱經進蓋由於此此本不

題經進字蓋刻在前而進在後也自卷一至卷八
皆詩卷九爲雜文卷十爲恩賜勝覽錄乃宏治癸
丑誠泳請朝命養疾於鳳泉溫泉湯泉時所作其
詩古體清淺而質朴近體諧婉可誦七絕尤爲擅
場如秋夜詩云霽月滿窗明似晝梧桐如雨下空
庭又云空庭久坐不成寐明月滿階砧杵聲又山
行詩云啼鳥無聲僧入定半巖風落紫藤花皆風
骨戍削往往有晚唐格意爾時館閣之中轉無此
清音矣

方簡肅文集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方良永撰良永字壽卿莆田人宏治庚戌進士
官至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告歸再起巡撫應天
中途疾作乞致仕旋除南京刑部尙書良永已先
卒諡簡肅事蹟具明史本傳是集爲河南按察使
鄭茂所編隆慶庚午其孫山東布政使攸續刊之
良永當正德時歷仕巖疆皆著丰采乞休後廷推
屢及輒以養親辭今諸疏俱在集中進退頗爲不
苟其文信筆揮灑雖不刻意求工而和平坦易不

事鉤棘視後來摹擬塗飾之習轉爲本色其論劾
朱甯一疏慷慨壯烈猶有牽裾折檻之風又常豫
決甯王宸濠反謀濠敗後貽書王守仁與論定亂
大計及其生平言學則云近世學者出天入神超
悟獨到專以心學爲言皆附於象山其妄如此卽
所爲象山者似矣而中實未然毋亦優孟之爲孫
叔敖歟其語皆隱刺守仁可謂卓然不阿其所好
者矣

懷星堂集三十卷

江蘇巡撫
探進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明史藝
文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三十卷小
集七卷本傳稱其詩文集六十卷朱彝尊靜志
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
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
略及此集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允明與同
郡唐寅竝以任誕爲世指目寅以畫名允明以
書名文章均其餘事寅詩頽唐淺率老益潦倒

袁袞所輯六如居士集王世貞藝苑卮言以乞
兒唱蓮花落詆之顧璘國寶新編稱允明學務
師古吐詞命意迴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
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
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擬晚唐上
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亦蕭灑自如不
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
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

矣

整菴存橐二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羅欽順撰欽順之學以窮理格物爲宗力攻王
守仁良知之說其大旨具見所作困知記中已別
著錄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談藝家亦罕論及之
其弟欽藹作儀訓錄嘗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
居多下筆橐成未嘗自是舊橐盈筥晚年手自芟
存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閒不少慎勿
出以示人姑畱自觀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見

然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猶未
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擊壤派尙不至爲有韻
之語錄以抗行作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
質有其文矣

東江家藏集四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顧清撰清有松江府志已著錄是集凡山中橐
四卷爲初集乃未仕時作北遊橐二十九卷爲中
集乃既仕後作歸來橐九卷爲後集乃致仕後作
皆清晚年所自編故體例頗爲精審又有留都橐

四卷存橐十卷爲其子孫所續輯今已不傳矣清
學端行謹砥礪名節當正德時諫疏凡十數上嘉
靖初力請停遣旗校於時政皆有所獻替其詩清
新婉麗天趣盎然文章簡鍊醇雅自嫻法律當時
何李崛興文體將變清獨力守先民之矩矱雖波
瀾氣焰未能極倣奇偉麗之觀要不謂之正聲不
可也在茶陵一派之中亦挺然翹楚矣

空同集六十六卷

陝西巡撫
探進本

明李夢陽撰夢陽有空同子已著錄夢陽爲戶部

郎中時疏劾劉瑾遘禍幾危氣節本震動一世又
倡言復古使天下毋讀唐以後書持論甚高足以
竦當代之耳目故學者翕然從之文體一變厥後
摹擬剽賊日就窳曰論者追原本始歸獄夢陽其
受詬厲亦最深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
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
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暎緩冗沓千篇一律
夢陽振起痿痺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
功而盛氣矜心矯枉過直因樹屋書影載其黃河

水繞漢宮牆一詩以落句有郭汾陽字涉用唐事
恐貽口實遂刪除其彙不入集中其堅立門戶至
於如此同時若何景明薛蕙皆夢陽倡和之人景
明論詩諸書既斷斷往復蕙亦有俊逸終憐何大
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句則氣類之中已有異議不
待後來之排擊矣平心而論其詩才力富健實足
以籠罩一時而古體必漢魏近體必盛唐句擬字
摹食古不化亦往往有之所謂武庫之兵利鈍雜
陳者也其文則故作贅牙以艱深文其淺易明人

與其詩竝重未免怵於盛名今竝錄而存之俾瑕瑜不掩且以著風會轉變之由與門戶紛競之始焉

山齋集二十四卷

福建巡撫探進本

明鄭岳撰岳有莆陽文獻已著錄其所著詩文有蒙難錄西行紀南還錄山齋吟橐漫橐淨橐續橐奏議因雕本燹燬所存不過數種是集乃萬歷中其曾孫炫蒐輯重鈔凡詩七卷文十七卷炫跋謂較視舊集十未能存二三蓋亦幸而不佚也柯維

騏續莆陽志稱其所作詩文俱暢達蘊藉朱彝尊明詩綜引謝山子之言亦稱其詩深於諷諭之體考明史岳本傳稱其屢拒中官崔文之干請爭甯王宸濠之侵占又以爭與獻王祔廟忤旨奪俸其居官頗著風節而為江西按察使時與李夢陽互訐為兵部侍郎時又為聶豹劾罷所與齟齬者乃皆正人蓋其天性孤介非惟與小人相忤即君子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遠俗固亦有由焉

浮湘集四卷山中集四卷憑几集五卷續集二卷息園

存彙詩十四卷文九卷緩慟集一卷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顧璘撰璘有國寶新編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全集浮湘集由開封府知府謫全州知州時作蔡羽序之山中集移病家居時作陳東序之憑几集憑几續集皆起官湖廣巡撫時作皇甫汸序之璘亦有自序息園存彙竝刻於嘉靖戊戌詩彙陳大壯序之文彙鄧繼中序之附錄曰緩慟集官工部侍郎時哭其亡女之作璘自序之朱彝尊明詩綜稱其尚有歸田集今未見傳本不知佚否也明史

文苑傳稱璘初與同里陳沂王韋號金陵三傑後寶應朱應登繼起號四大家然璘應登羽翼李夢陽而韋沂則頗持異論又稱璘詩矩矱唐人以風調勝今觀其集遠挹晉安之波近驂信陽之乘在正嘉閒固不失為第二流之首也

華泉集十四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邊貢撰貢字庭實華泉其號也歷城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集凡詩八卷文六卷魯中立海岳靈秀集曰華

泉之作雖不逮何李然平淡和粹孝廟以前海岱之才無其倫比胡應麟詩藪曰世人獨推李何爲當代第一余以爲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亮節俊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文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興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陳子龍明詩選則曰尙書才情甚富能於沈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今考其詩才力雄健不及李夢陽何景明善於用長意境清遠不及徐禎卿薛蕙善

於用短而夷猶於諸人之閒以不戰爲勝無憑陵一世之名而時過事移日久論定亦不甚受後人之排擊三人所論當以子龍爲持平矣昔薛蕙於嚴嵩爲同年頗相倡和及嵩柄國蕙卽謝絕往還併削去舊作不畱一字至今爲論者所稱是集乃以送嵩之作列爲壓卷不免見疑於清議然詩集爲貢沒之後其里人劉天民所編時當嘉靖戊戌正嵩權熾盛之日或天民無識趨附時局以爲榮非貢本志歟其文集亦大名魏允孚所續刊自明

以來談藝家置而不論今核其品格實遠遜有韻
之詞蓋才有偏長物不兩大附詩以行視爲琬炎
之藉可矣

劉清惠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劉麟撰麟字元瑞一字子振江西安仁人後流
寓長興子孫遂隸籍焉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工部
尙書事蹟具明史本傳初麟觀政工部時卽與同
年陸崑抗疏爭諫官下獄事及爲紹興府知府又
以忤劉瑾褫職後官尙書卒以爭蘇松織造爲宦

官所擠而罷蓋始終介介自立者其自紹興歸也
依其姻家吳琬於長興與孫一元文徵明等往來
倡和世傳徵明神樓圖卽爲麟作也是集凡詩二
卷奏疏雜文九卷附錄一卷麟會孫懋陞所編萬
歷丙午湖州知府無錫陳幼學刊之長興朱鳳翔
爲序稱其文出入秦漢詩則馬駸韋杜固未免太
過至稱其標格高入雲霄胸中無一毫芥蒂故所
發皆盎然天趣讀之足消鄙吝則得其實矣是亦
文章關乎人品之驗也

東田遺藁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張羽撰羽字鳳舉泰興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使案明初張羽爲吳中四傑之一相距不過百載而襲前輩之姓名殊不可解然前張羽工詩此張羽亦復工詩豈有心仿效有蘭相如之慕歟是集詩文各一卷爲其季子楨所編其門人儲洵序之羽爲御史抗疏劾劉瑾直聲震朝野集中疏劄文雖不多皆切中時弊方正之概猶凜然可見詩亦規摹盛唐不落纖巧之習蓋宏治正

德之閒去明初前輩猶爲未遠流風餘韻往往尚存而羽之澹靜峭直又出天性雖其博大富健不及李東陽諸人排奡鉅麗亦不及李夢陽諸人而不爲舊調之膚廓亦不爲新聲之塗飾肖心而出務達所見而止在諸作者中亦可以自爲一隊矣

沙溪集二十三卷

直隸總督
採進本

明孫緒撰緒字誠甫沙溪其自號也故城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太僕寺卿是集文八卷賦一卷雜著一卷無用閒談六卷詩七卷其文沈著有健氣

其無用閒談有曰文章與時高下人之才力亦各不同今人不能爲秦漢戰國猶秦漢戰國不能爲六經也世之文士尺寸步驟影響摹擬晦澀險深破碎難讀云云其意蓋爲李夢陽發可以見其趨向矣至於古今仕學辨之類參以排偶不古不今則編次者失於刪汰轉爲作者累耳其無用閒談多深切著明之語論文論詩亦各有確見王士禎池北偶談嘗摘其誤以五代王祚事爲彭時事其說良是他如論揚雄事亦失當然要不害其大旨

詩格頗近李東陽而深以何孟春等註東陽樂府稱其過於李杜爲非蓋譏譽者之溢量非排擊東陽也此集舊與馬中錫東田集合刊然學問筆力皆勝中錫故今摘錄緒集而中錫集則存其目焉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陽明鄉約法已著錄是書首編語錄三卷爲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訂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爲奏疏公移之類外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
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
續刊者皆守仁歿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
卷世德記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
本各自爲書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
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
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勲業氣節
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
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版
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然皆闕略不及是編之

詳備焉

雙溪集八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明杭淮撰淮字東卿宏興人宏治乙未進士官至
南京總督糧儲右副都御史與兄濟茲負詩名與
李夢陽徐禎卿王守仁陸深諸人遞相唱和其詩
格清體健在宏治正德之際不高談古調亦不沿
襲陳言頗諧中道此本乃其弟洵所編爲朱彝尊
曝書亭舊藏卷末有彝尊手題兩行稱康熙辛巳
九月十九日竹垞老人讀一過選入詩綜一十四

首各詩內亦多圈點甲乙之處蓋其輯明詩綜時
所評隲今詩綜本內所錄淮詩篇數竝與自記相
同中如打牛坪詩第三聯原本作碧嶂自雲生而
彝尊改作蔓草自春生王思槐過訪詩第三聯原
本作野竹過牆初挺秀而彝尊改作挺拔亦間有
所點定皆較原本為善且稱其詩迥鍊如繭絲抽
自梭腸似澀而有條理五言尤擅場持論亦屬允
愜云

對山集十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明康海撰海有武功縣志已著錄其詩文集自明
以來凡四刻一為張大微所選一為王世懋所選
互有去取

國朝康熙中其里人馬氏始裒其全集刻之江甯此
本乃乾隆辛巳其里人編修孫景烈以所藏張大
微本又加刊削而刻之海以救李夢陽故失身劉
瑾瑾敗坐廢遂放浪自恣徵歌選妓於文章不復
精思詩尤頽縱王世懋序稱其五七言古律多率
意之作又慕少陵直攄胸臆或同時人名號爵里

韻至便押不麗於雅朱孟震序述李維楨之言亦稱張太微本珺玦燕石閒列錯陳故馬氏所增刊頗傷蕪雜景烈此本雖晚出而去取謹嚴於詩汰之尤力較諸本特爲完善已足盡海所長矣明人論海集者是非不一要以俞汝成文過於詩語爲不易之評其擬廷臣論甯夏事狀及鑄錢論諸篇尤頗切時弊崔銑呂柟皆以司馬遷比之誠爲太過然其逸氣往來儵然自異固在李夢陽等割剝秦漢者上也

柏齋集十一卷

河南巡撫探進本

明何塘撰塘有醫學管見已著錄塘篤行勵志其論學一以格致爲宗集中送湛若水序謂甘泉以存心爲主予以格物致知爲先非存心固無以爲格致之本物格知至則心之體用益備其生平得力在此故當時東南學者多宗王守仁良知之說而塘獨以躬行爲本不以講學自名然論其篤實乃在講學諸家上至如均徭均糧論兵諸篇究心世務皆能深中時弊尤非空談三代迂疎無用者

金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一十一
比雖其文體樸質不斤斤於格律法度之間而有體有用不支不蔓與雕章繪句之學固又當別論矣集凡文十卷詩一卷爲嘉靖己酉鄭王所刻鄭世子載堉卽瑋之甥其律數之學皆受之於瑋者也

竹澗集八卷竹澗奏議四卷

浙江汪汝璫家藏本

明潘希曾撰希曾字仲魯金華人宏治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集爲嘉靖末長洲黃省曾所校首載詩四卷次雜文四卷次奏議四卷而以墓

誌小傳之類附錄於末核其卷數與千頃堂書目所載相符蓋猶舊本也希曾官兵科給事中時奏奪大監汪直義男官爵復因災異陳八事皆直指近倖無所避忌及奉使湖廣貴州計處邊儲又以不賂劉瑾矯旨下獄拷訊除名瑾誅起官復抗疏爭太素殿天鵝房諸役俱著直聲今觀集中章奏語皆剴切真摯不爲粉飾而深中事理不愧其名其平時雖不以文章著而直抒胸臆沛然有餘亦其剛正之氣有不可掩遏者歟又希曾治河績最

著小傳稱其別有治河錄今已不傳然集中條議
修築諸疏措置規模猶見一二是尤切於實用之
文足以資後來考證者矣

大復集三十八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何景明撰景明有雍大記已著錄是集凡賦三
卷詩二十六卷文九卷傳誌行狀之屬附錄於末
王廷相康海唐龍王世貞各爲之序正嘉之間景
明與李夢陽俱倡爲復古之學天下翕然從之文
體一變然二人天分各殊取徑稍異故集中與夢

陽論詩諸書反覆詰難斷斷然兩不相下平心而
論摹擬蹊徑二人之所短略同至夢陽雄邁之氣
與景明諧雅之音亦各有所長正不妨離之雙美
不必更分左右袒也景明於七言古體深崇四傑
轉韻之格見所作明月篇序中王士禎論詩絕句
有曰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
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乃頗不以景明爲然
其實七言肇自漢氏率乏長篇魏文帝燕歌行以
後始自爲音節鮑照行路難始別成變調繼而作

者實不多逢至永明以還蟬聯換韻宛轉抑揚規模始就故初唐以至長慶多從其格卽杜甫諸歌行魚龍百變不可端倪而洗兵馬高都護驄馬行等篇亦不廢此一體士禎所論以防浮豔塗飾之弊則可必以景明之論足誤後人則不免於懲羹而吹齏矣

洹詞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崔銑撰銑有讀易餘言已著錄是集題曰洹詞以銑家安陽境有洹水故也一卷二卷曰館集三

卷曰退集四卷曰雍集五卷至十卷曰休集十一卷十二卷曰三仕集皆編年排次不分體裁雜著筆記亦參錯於其間銑力排王守仁之學謂其不當舍良能而談良知故持論行己一歸篤實其爭大禮劾張璉桂萼風節表表亦不媿其言所作政議十篇準今酌古無儒生迂闊之習他若漫記十條可以補宋史之未備譌傳兩則可以靖明代之浮言而岳飛論一篇稱飛之急宜奉詔班師尤識大體蓋不以文章著而文章自可傳也第十一卷

中有嚴嵩鈐山堂集序似涉南園作記之疑然嵩
集載此序題嘉靖己亥據明史嵩傳是時方爲禮
部尙書未操國柄尙無由預識其姦是猶司馬光
之於王安石非陸游之於韓侂胄矣

莊渠遺書十二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魏校撰校有周禮沿革傳已著錄校欲行周禮
於後世其說頗爲迂闊所著六書精蘊欲以古篆
改小篆而所列古篆又多杜撰尤爲紕繆然校見
聞較博學術亦醇故是集文律謹嚴不失雅正考

據亦具有根柢無忝於儒者之言其御札問經義
諸條亦多精確惟郊祀論一篇謂見於經者獨有
南郊無北郊而以社當地祇之祭不知大司樂方
丘之文與圜丘相對圜丘爲郊天方丘爲祭地可
知未聞祭社於澤中之方丘且於夏日之至也又
祭法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與燔柴於泰壇祭天之
文相對皆北郊祭地之顯證校乃引周禮陰祀用
黝牲駁祭法祭地用騂犢爲附會不知周禮禮記
不能強合先儒辨之甚明無庸橫相牽合自生糾

結也

儼山集一百卷續集十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陸深撰深有南巡日錄已著錄是集有費宗徐階二序文徵明後序續集前有唐錦序後有陸師道跋皆其子楫所編錦序及師道跋竝稱尚有外集四十卷通此二集爲一百五十卷此本不載外集蓋外集皆其筆記雜著又自別行也明史文苑傳稱深少與徐禎卿相切磨爲文章又善書仿李邕趙孟頫賞鑑博雅爲詞臣冠階序稱深以經濟

自許在翰林在國子數上書言事督學於晉參藩於楚旬宣於蜀則皆有功德於其士民而惜其獨以文章見案序亦稱其以剴切不諛忤宰臣左遷以後略無感時憤俗之意而舉其發教嚴詩峽江道中詩證其無所怨尤今觀其集雖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學問切近事理非徒鬪靡誇多當正嘉之閒七子之派盛行而獨以和平典雅爲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謂有守者矣

迪功集六卷附談藝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集部 別集類二十四

聖

明徐禎卿撰禎卿有翦勝野聞已著錄其平生論
詩宗旨見於談藝錄及與李夢陽第一書如云古
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
雄高可以勵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
經而植旨繩古以崇辭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
其失也又云繩漢之武其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
體其弊也不可以悉據其所談仍北地摹古之門
徑特夢陽才雄而氣盛故枋張其詞禎卿慮澹而
思深故密運以意當時不能與夢陽爭先日久論

定亦不與夢陽俱廢蓋以此也王士禎居易錄稱
黃庭堅自定其詩爲精華錄僅三百首禎卿自定
迪功集亦三百首此本凡樂府四十四首贈荅詩
十六首遊覽詩二十五首送別詩四十首寄憶詩
二十一首咏懷詩十二首題詠詩二十一首哀挽
詩三首共一百八十二首不足三百之數而五卷
以下則爲雜文二十四篇題正德庚辰刊前有李
夢陽顧璘序竝稱六卷當是原本不知何以與士
禎所言不符豈士禎所見別有一本歟毛先舒詩

辨坻曰昌穀迪功集外復有徐迪功外集皇甫子
安爲序而刻之者又有徐氏別彙五集曰鸚鵡編
焦桐集花閒集野興集自慙集又曰迪功集是所
自選風骨最高外集殊復奕奕焦桐多近體最疵
鸚鵡多學六朝閒雜晚唐有竹枝楊柳之韻花閒
文章江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於詩爲小乘
入詞亦苦於不稱他如花閒打散雙蝴蝶飛過牆
兒又作團詠柳花詩云轉眼東風有遺恨井泥流
水是前程便是詞家情語之最云云今不盡可見

矣

鄭少谷集二十五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明鄭善夫撰善夫有經世要錄已著錄其詩規模
杜甫多憂時感事之作林貞恆福州志病其時非
天寶地遠拾遺爲無病而呻吟然武宗時奄豎內
訐盜賊外作詩人蒿目未可謂之無因王世懋藝
圃槲餘曰閩人家能佔畢而不甚工詩國初林鴻
高廷禮唐泰輩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
徐下遠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峻峻差堪旗鼓中

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摹杜猶是邊徐薛王之亞云云斯言持其平矣善夫論詩五言云大哉杜少陵苦心良在斯末流但叫噪古意漫莫知鳳鳥空中鳴眾禽反見喙觀其杼論知其不諧於俗也

太白山人漫藁八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孫一元撰一元字太初自稱秦人或傳爲安化王孫王世貞題一元墓詩曰死不必孫與子生不必父與祖突作憑陵千古人依然寂寞一杯土蓋

其蹤蹟詭異當時卽莫之詳也嘗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又嘗西入華南入衡東登岳又南入吳與劉麟吳琬陸崑龍霓稱茗溪五隱晚而就婚施氏遂卒於吳興麟爲文以表其墓事蹟具明史隱逸傳一元才地超軼其詩排鼻凌厲往往多悲壯激越之音靜志居詩話謂其瓣香在黃庭堅體格固略相近然庭堅之詩沈思研練而入之故蟠拏崛強之勢多一元之詩軒豁披露而出之故淋漓豪宕之氣盛其意境亦小殊也明史藝文

志載一元太白山人橐五卷此本爲崇禎中湖州周伯仁所刻凡八卷蓋據吳興張氏本及陽湖本而合輯之目錄於八卷之末尚標有補遺若干首而卷內無之豈當時有志搜訪而未得歟閱元衢歐餘漫錄載一元逸詩有送許相卿詩一首見許氏譜題王伯雨園亭二首見烏青鎮志和吳甘泉四首重遊一首君馬黃一首見真蹟飲馬長城窟一首見盧志菴所錄續於紀宣符家得十四首又稱鮑稚孜家有其詩鈔約千餘首而梁清遠雕邱

雜志亦稱所藏一元墨迹有送別李遠菴北上詩風調極高不知漫橐何以不載則其散佚已多矣

苑洛集二十二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韓邦奇撰邦奇有易學啟蒙意見已著錄是集凡序二卷記一卷誌銘三卷表一卷傳一卷策問一卷詩二卷詞一卷奏議五卷見聞考隨錄五卷乃嘉靖末所刊汾陽孔天允爲之序當正嘉之際北地信陽方用其學提唱海內邦奇獨不相附和以著書餘事發爲文章不必沾沾求合於古人而

記問淹通凡天官地理律呂數術兵法之屬無不博覽精思得其要領故其徵引之富議論之核一具有根柢不同掇拾浮華至見聞考隨錄所紀朝廷典故頗爲詳備其閒如譏于謙不能匡正之失及辨張綵阿附劉瑾之事雖不免小有偏駁而敘次明晰可資考據其他辨論經義闡發易數更多精確可傳蓋有本之學雖瑣聞雜記亦與空談者異也

東洲初稟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夏良勝撰良勝有中庸衍義已著錄明史本傳稱良勝除名以後輯其部中章奏名曰銓司存稟凡議禮諸疏俱在今已不傳此其詩文集也前七卷爲雜文第八卷爲詩第九卷爲考定皇極指掌諸圖第十卷爲天文便覽自十一卷以下皆題曰仕止隨錄十一十二兩卷雜錄諫南巡下獄疏奏詩文及同時諸人投贈申救之作十三十四兩卷雜錄家居詩文自十三卷以前皆題門人滇池羅江編十四卷則題門人鍾陵江治續編明史藝文

欠三可直

集部 別集類二十四

四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志載東洲橐十二卷詩八卷與此本卷帙互異然
此本題曰初橐刻於正德十五年其嘉靖以後諸
作咸未之及史所載者殆其全集之卷數歟良勝
兩以直諫謫風節凜然其詩文無意求工而皆嶽
嶽有直氣雖不以詞藻著名要非雕章繪句之士
所可同日語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七十一

南海譚懋安初校
番禺劉昌齡覆校

九八